

一种基于模态语境的分析性刻画新方案

王力钢

(第三军医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重庆市 400038)

摘要:在借鉴前人,特别是蒯因与周北海对分析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性刻画的新方案:在普通外延性逻辑语言的基础上再引进模态语组“必然地”及相关可能世界解释,在这种强化的语言中,就可以通过两个谓词的外延间在所有相关可能世界内的必然同一关系(即同义)而刻画分析性。这种做法既满足了蒯因要对分析性做严格外延化处理的要求,又能有效避免周北海先生的弱化结论。

关键词:模态语境;分析性;分析性刻画;同一性;同义性

中图分类号:B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4-0094-05

一、分析性刻画的困难

对分析性概念的澄清是逻辑哲学中一项十分重要却又特别令人头疼的工作,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都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粗略来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大致有两种:一是将分析性、先验性、必然性这样一族紧密联系的概念直接混同或用它们来相互规定。但实际上,“分析性是一语义学概念,必然性是一形而上学概念,而先验性是一认识论概念”^{[1]83},显然,武断它们的等同是不当的。并且,这族概念中没有能够在上述哲学家那里得到精确刻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明确。因此,靠先验性或必然性来规定分析性这条路走不通。二是借助某个基础性概念如“意义”来规定分析性。艾耶尔就认为:“如果一个命题的确只是由于它的构成符号的意义,因此不能被任何经验事实所肯定或否定,则那个命题便是分析的。”^{[2]14}这里,他的“意义”主要是指可作为逻辑算子的符号的用法定义,靠它可说明重言式的分析性;但对普通词项的“意义”未作精确说明,也就没有刻画我们想要认识的“狭义分析性”。^[3]

认识到以上解决方案的困难之所在,蒯因对它们做了必要的修正,对分析性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4]然而他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分析性是难以准确定义的。首先,他注意到意义与指称的区别,把意义称为“隐晦的中介物”而不予考虑,转而求助于语词的同义性来解释分析性。然而,同义性是否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呢?据蒯因的考察,同义性的获得有三种途径:一是定义。但实际上,定义是对语词的惯常用法的经验总结,只有人们认为两个语词具有同义性才能把它们相互定义。因此,不是同义性依赖于定义,而是定义依赖于同义性。二是引进新的人工定义,这种情况下的同义性是派生的,可以定义解释。但这种情况只出现于极少数极端场合。三是借助于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性。然而,显然地,着眼于真值的语境是一种外延语境,故此两个指称相同的词项在这种语境下可以相互替换而保持命题的真值不变,而这两个词项的涵义可能是不相同的。要保证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较强意义上的同义性(即不仅要求词项的指称相同,而且要求它们的涵义具有某种特定关系),或许可以使用模态副词“必然地”。但在蒯因看来,“必然地”的引进并不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他

* 收稿日期:2010-05-24

作者简介:王力钢(1975-),男,河北黄骅人,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逻辑哲学。

认为模态语组是指称暧昧的,模态性质的获得靠的不是词项的指称,而是进行指称的方式。^[5]实际上,一个词项指称对象的方式是由词项在先的涵义决定的。换句话说,对模态语组中的词项进行同一替换必须以意义或同义性为先决条件,依靠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来规定同义性进而定义分析性似乎势必走上一条无意义的恶性循环之路。因此蒯因认为,求助于同义性对解决分析性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接下来,蒯因考察了卡尔纳普主张的在较为精确的人工语言内靠语义规则来刻画分析性的方案。他指出,卡氏对人工语言语义规则的规定是以如下形式“一个陈述 S 对于语言 L₀ 是分析的,当且仅当……”开头的。这里包涵有一个正是我们想要认识的“分析的”概念。退一步讲,我们可以将语义规则看作“对 L₀ 是分析的”的约定定义,然而蒯因认为,这样得到的语句类不能标示出与其他任意指定的语句类之间的区别。总之,他认为卡尔纳普面临的困难是必须对语义规则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这个说明又要避开“分析的”这个敏感点。蒯因也承认,如果不去考虑对语义规则的严格界定,而只是针对某一具体语言 L₀ 规定若干条明确规则,通过它们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语句类,这个类中的每一语句的确可以称之为“分析的”。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人为规定在某一具体语言系统中分析陈述的范围,并没有说明一般的哪怕是仅限于人工语言的分析性概念。

综合考察蒯因对分析性的阐释,可以发现,在其论述过程中始终缠绕着一个难解的结,这就是他力图对必然要涉及词项内涵的分析性概念做严格的外延化处理,更进一步说,他是要将词项内涵间关系做外延化处理,这点集中表现在他对同义性的考察中。所以蒯因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倾向,我想他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内涵与外延关系密切,是一个词项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其二,相较之下,词项的内涵似乎有玄虚的色彩,而外延则更接近人们的经验,况且,指称理论的状况要比意义理论为好,以它为基点刻画分析性似乎更令人放心一些。其三,更为重要地,逻辑语言一般是外延性语言,即使分析性概念肯定要涉及词项内涵间关系,但处理它的语言至少也应以外延性语言为基础。

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看来,蒯因的思路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事实上,他却得出了那样一个否定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处理问题所使用的语言是纯粹外延性的语言,根本没有能力有效处理词项的内涵间关系。比如,在这样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判断两个谓词所指称的类是否相同,如相同,则它们两个是可保全真值相互替换的,也就是,从外延上讲,它们是等值的。但当我们考察谓词所标示的由以确定其指称的性质也即其内涵之间的关系时,会发现无法准确认识它——显然不能由于两个谓词的外延相同就认定它们的涵义同一。明显地,“有心脏的动物”的涵义与“有肾脏的动物”的涵义并不相同。

蒯因想要做的是依靠词项外延间的关系来界定其内涵间的关系,如果能够这样,反过来将内涵间关系做外延化处理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他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力图在词项外延间关系与内涵间关系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而另一方面,纯粹的外延性语言又决定在其中这样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于是,他只好宣布分析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蒯因没有能够解决并不意味着就真地无法解决,这就是格赖斯与斯特劳逊对蒯因的著名反驳的关键之所在。^{[1]72-79}我认为,蒯因所做的工作离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了,后人完全可以在他提供的思路继续走下去,只要能够找到有效的法子使词项内涵间关系可做外延化处理即可。

近些年来,周北海先生提出了新观点,代表了在分析性问题上深入思考的一种方向。^[3]其学说的中心要旨是:在一个普通的一阶语言 L 内部再构造一个(涵义)映射 S,它是从 L-表达式到 L-表达式的映射,有此映射关系的两个表达式是 S-等值的。我们可以将带有 S 映射的一阶语言称为 L',比较语言 L 和语言 L',可以发现,L 内的有效式在 L'内仍是有效的,而在 S 映射作用下,某些在 L 内并非有效的表达式在 L'内也可以是有效的,称为 S-有效式。周先生将映射 S 解释为语言 L'内部的内涵约定,S-等值则意味着两个表达式内涵同一,那么,S-有效式就是那种凭借同义性而有效的分析表达式。由此,他在人工语言 L'中精确定义了 S-分析性。实际上,周先生所做的工作与卡尔纳普曾经做过的十分接近,他的 S 映射与卡氏的意义公设^[6]相类似,在其直观意义上,就是人为约定表达式的同义。这样,不用任何中介,他们就明确了内涵间的同一关系,在外延性的逻辑化处理过程中,具有这种关系的表达式的保真

互换靠的依然是指称相同,但这种外延性同一的获得不再是后天的经验把握,而是仅仅由于内涵同一必然决定的。这就划清了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的界限,反驳了蒯因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虽然这种人为规定同义性的方法简单明了、方便易行,但是,人为约定的主观任意性却使它丧失了某种我们想要的客观确定性,以至于难以抗得住蒯因对语义规则所做的批评。因此上,周先生弱化了传统的结论,认为即使在人工语言中也根本不存在普遍的分析性,只是相对于特定的内涵映射 S ,才有具体的 S -分析性。^[3]

二、模态语境下的新方案

综合以上各人的种种说法,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对词项内涵间同一关系做外延性处理是解决分析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这又要求必须对同义性做明确规定。如果像周北海先生那样人为约定同义性,要导致弱化的结论,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做此种选择。现在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词项外延间关系来规定同义性,就像蒯因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我们又必须扩充他所使用的那种纯外延性语言,才能避免再次走上不归之路。

具体的做法是,在普通的外延性一阶语言中引入内涵性模态词“必然地”,并对其施之以可能世界的语义解释。那么我的结论是,在这种语言中,如果一个谓词可以凭借它所标示的性质而确定其指称的类,那么就可以准确刻画分析性概念。

有了模态副词“必然地”,我们就可以通过谓词外延间关系来确定其内涵间的同义关系。我们规定,两个谓词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它们的外延是必然同一的。用可能世界来解释,两个谓词同义当且仅当它们两者的外延在所有相关可能世界里都是不可分辨的同一关系。有了这样的界定,在蒯因那里纠缠不清的“单身汉”与“未婚者”间和“有心脏的动物”与“有肾脏的动物”间的两类不同关系的区分就是非常简单的了:我们认为“单身汉”与“未婚者”是同义的,而“有心脏的动物”与“有肾脏的动物”则并非同义,虽然两者的外延在现实世界是相同的。其理由如下: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时刻下的不同情况作为一系列的相关可能世界,在时刻 t ,我们所处的可能世界即现实世界 w ,在这里,可以凭借谓词“单身汉”与“未婚者”所分别标示的性质(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两种性质实为同一)而确定它们各自指称的类 A_1 (单身汉的类)与 A_2 (未婚者的类)。以目前的认识能力,我们可以明确知道 A_1 与 A_2 是同一的。假设经过一段时间,在时刻 t' ,它所标示的可能世界是 w' ,在这个世界里,有某一个人张三新近结婚了,其余情况与 w 相同。这时,我们可以确定“单身汉”所指称的类 $A_1' = A_1 - \{\text{张三}\}$,“未婚者”所指称的类 $A_2' = A_2 - \{\text{张三}\}$,由于 $A_1 = A_2$,可知 A_1' 与 A_2' 亦是同一的。依次类推能够得知,与现实世界中情况一样,在所有可能世界里,“单身汉”的外延总是等同于“未婚者”的外延。根据定义,我们得到“单身汉”与“未婚者”同义的结论。

同样道理,在现实世界 w 中,“有心脏的动物”的外延——类 B_1 与“有肾脏的动物”的外延——类 B_2 亦是不可分辨的。然而,我们可以设想,由于难以解释的变异现象,在某一时刻 t' ,出现了一个怪物 a ——它是有心脏而无肾脏的,那么,在这个可能世界 w' 中,“有心脏的动物”的外延——类 $B_1' = B_1 + \{a\}$,而“有肾脏的动物”的外延——类 $B_2' = B_2$,明显地 B_1' 与 B_2' 并非同一。这样,“有心脏的动物”与“有肾脏的动物”的外延不是必然等同,这两个词项因而不可能是同义的。

如上所述,我们不求助于人工约定,而是靠引进模态词“必然地”以及相应的可能世界解释,就可以通过谓词的外延间的同一关系而确定它们两者间的同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唯一的前提预设是我们有能力明确一个谓词所指称的类,而这一点是在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中得到保证的。如是,则在这样一种强化的一阶语言中,可进行保全真值互换的谓词范围有了严格界定——它们必须是内涵同一的,而不会发生蒯因的纯外延性语言导致的保真互换的泛化——只要谓词外延在现实世界中等同,不必考虑其内涵间关系,就可进行等值代换。因此,我们可以像周北海先生那样,在逻辑式中将同义谓词做随意的相互替换,一些逻辑可满足式由之可化归为逻辑有效式,这样的公式我们就称之为分析式。可见,在

我们这种对分析性的刻画中，依然是借助同义性将普通外延性语言中的非有效式化归为引进模态词“必然地”的强化语言中的有效式。但我们所依靠的同义性是靠两个谓词的外延间在所有相关可能世界中的必然同一关系来定义的，不是周先生人为约定的 S 映射，因而不会导致弱化结论。

明眼人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在蒯因的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蒯因不同意“必然地”的引进。因此上，论证引入“必然地”的可行性是证明新方案的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蒯因在文章中指出^[5]，对于已知为真的同一陈述：

(1) 行星的数目 = 9，

和同样为真的关系陈述：

(2) 9 大于 7，

可以根据同一性不可分辨原理对之施以同一代换得到陈述：

(3) 行星的数目大于 7，

它也为真，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一旦引进语组“必然地”，情况就不同了。让我们来看另外一组陈述：同一性陈述不变，仍是

(1)' 行星的数目 = 9；

关系陈述引进“必然地”，成为

(2)' 必然地，9 大于 7，

由数学知识，我们知道它是真的。在同一替换的作用下得到陈述

(3)' 必然地，行星的数目大于 7，

对于它，则被看做是假的。如此看来，“必然”语组与同一替换性是矛盾的。蒯因对此的解释是，模态语组与“知道……”、“相信……”等语组相似，是指称暧昧的，它们都使其中词项的出现变成非纯指称性的，不再仅仅表示它所指称的对象，而是获得了涵义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必然性的满足不是应用于对象，而是应用于指称对象的方式。如是，引进“必然”语组势必导致外延性同一替换的失败，而这又是外延性逻辑语言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内涵性模态语组“必然地”只有被蒯因放弃了。

然而，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中，“必然地”的引进是并不会引起矛盾的，因为我们在引进必然性的同时也引进了与之相关的可能世界语义解释。于是，在蒯因那里指称相同因而是能够进行同一替换的词项，在我们这里可能因为它们两者不是在所有相关可能世界中外延都相等而不能进行同一替换。换句话说，蒯因只考虑现实世界的情况因而导致必然与同一的不一致，而我们考虑到可能世界的情况，同一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外延相等，而且是所有相关可能世界的外延等同，因而必然与同一是一致的，不会引起矛盾。

有了对必然性的可能世界解释，就可以说明上述蒯因所谓的同一替换失效的例子中矛盾发生的关键不是像他所说的是由于模态语组的指称暧昧而导致替换失败（实际上，我们的看法与蒯因一样，同一替换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总是有效的），问题出在同一陈述“行星的数目 = 9”那里。在第一种普通外延语境情况下，如同蒯因所述，它是真的，因而由(1)、(2)可推知(3)真；而在引进必然性的模态语境下，它的真值不再是真，而是变成了假。因为，这种语境下的同一性是严格的所有可能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的外延等同性，以这种标准衡量陈述(1)'（它与(1)的区别在于所处语境不同，虽然它本身没有“必然”语组修饰，但却与(2)'、(3)'相关，它不是处于纯外延语境中，而是在模态语境中），我们能够得知它为假——明显地，可以想象一个行星的数目不为 9 的可能世界。如此由(1)'假且(2)'真得到(3)'假是符合推理规则的，却推不出同一替换原理失效的结论。

以上我们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蒯因学说的基础上，对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分析性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其关键之处是在普通外延性逻辑语言中引进模态副词“必然地”及相关的可能世界解释，由以确定两个词项在此语境下的严格同一，也即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两者的外延都等同。如果这两个词项是逻辑语言中的谓词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同义的。这样，我们一般所谓的“分析命题就是那些依靠同义性而为真的命题”就变得清晰明确而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了。

三、余论:必要的澄清

(一)同一与同义

在我们的理论中,同一性是严格要求的:在所有可能世界中词项间外延多等同,虽然对同义性的要求也是如此,但同一并不意味着同义。因为这里要涉及到专名的情况。按照克里普克的说法^[7],专名只具有指称而无涵义,并且它是严格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它都指称同一个确定的对象,哪怕出现空指称的情况。如此,对于这样两个专名——“长庚星”和“启明星”,它们在我们现实世界与所有相关可能世界都是指称着同一个确定的天体,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即使我们对这个天体的性质的描述在不同世界中可以不同。于是,这样一个陈述“长庚星是启明星”,是一个后天必然真理,在我们的模态语境下是一个符合更强要求(每一个词项的指称在可能世界中都确定不变)的同一陈述,但它不是分析命题,因为专名无涵义,即使两个专名的指称相同也谈不上同义性。因此,我们强调同义性是谓词间严格要求的必然同一,专名在逻辑语言中被翻译为个体常项,如果它在一个同一陈述中以独立词项的形式出现则此陈述不可能是分析的。至于摹状词,它能够被翻译为包含个体常项的关系谓词式,于是可以通过比较这样的关系谓词间的同一性而确定它们是否同义,进而判定由它们构成的陈述是否具有分析性。可见,在同一与同义的关系上,同一包含同义,同义的要求强于同一;同一未必同义,同义必定同一。这一结论与蒯因的结论看似相同,但实际上两者间有极其重要的区别。

(二)指称与外延

在上述行文过程中,我们将指称与外延是混同使用的。但实际上,两者有着细微的区别:谓词的指称着眼的是在涵义的作用下确定的一个作为整体的类;而外延则是着眼于在某个可能世界中这样一个类包含有哪些个体。以词项“有心脏的动物”为例,其指称是类——{有心脏的动物},是一个整体;其外延是讲这个类由 a、b、c……这样一些个体组成。正是有这样的区别,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可能世界语义学是以词项的外延可以发生变化为前提的;而另一方面,如普特南认为的那样^{[1]272},普遍词项,同专名一样,也是指称严格确定的。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三)关于可能世界

有人认为,可能世界是遥远而真实的存在,好像在某个星球上有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有现实事物的对应物,它们与现实事物极其相似而又略有不同。这种实体化的可能世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可能世界与卡尔纳普的状态描述极其相似,是关于事物性质、关系的不同描述状况的可能组合。这些可能情况有的与现实情况相同,有的与现实情况不同或恰恰相反。从这个角度看,似乎现实世界与其他可能世界一样,仅仅是一种可能情况的组合,不具有优先于其他世界的重要地位,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一种流行看法。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决定了现实世界必然具有重于其他可能世界的优先地位。我们思考可能情况所使用的逻辑语言是现实世界的产物,从谓词的涵义到个体常项的指称都是在现实世界语境下确定而在可能世界中保持不变的,发生变化的是谓词和个体常项间的关系,两者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可能世界。可见,可能情况是通过现实的逻辑语言的变换组合而建构起来的,是现实世界的衍生物。从这种认识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克里普克始终强调假想情况下会使用的语言与事实上用以描述该情况的语言之间的区别。^{[7]389}

参考文献:

- [1] A. C. 格雷林. 哲学逻辑引论[M]. 牟博,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 J. 艾耶尔. 语言、真理与逻辑[M]. 尹大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3] 周北海. 分析性概念的严格定义与哲学考察[J]. 哲学研究,1997(12):64-70.
- [4] 蒯因.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M]//从逻辑的观点看. 江天骥,宋文滢,张家龙,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9-43.
- [5] 蒯因. 指称与模态[M]//从逻辑的观点看. 江天骥,宋文滢,张家龙,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9-148.
- [6] 卡尔纳普. 意义公设[M]//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3-192.
- [7] 克里普克. 同一性与必然性[M]//涂纪亮. 语言哲学名著选辑. 北京:三联书店,1988:361-394.